

筆記、微言、小文學： 張愛玲《筆記簿》探蹟*

趙家琦

提 要

本文以晚近被發現的張愛玲(1920—1995)寫作遺物《筆記簿》為對象,從語句發微與文本探蹟的角度,選讀並論析張的新聞雜抄、日常記事與傳統筆記體的聯繫線索。本文首先由張寫於1970年代的《談看書》談起,分析其對清代《閱微草堂筆記》的解讀反饋,突出了傳統筆記以簡是尚與含蓄紀實的敘述特性。其後,由張對當代中、外新聞報導的摘抄,分析其將文言筆記的零星著錄體式,發揮為中、英混語的片段寫作。最後,探蹟張的外出筆記,探論張以夾雜淺近文言並高度節斂化的雙語寫作,展現了她對美國社會的印象式紀實。透過爬梳《筆記簿》,本文指出這本看似內容瑣屑的張氏遺物,其寫作表現既有勾連至傳統筆記體的微言大義,並足以挖掘張氏後期寫作的小文學特質。

關鍵詞：張愛玲 筆記 《談看書》 紀實 文言

一、前 言

晚近就張愛玲(1920—1995)的研究,有一部分為對其手稿資料的探佚,當

* 感謝審查人的寶貴賜教,本文受益匪淺,並感謝編輯人員的校對,在此衷心致謝。

中包括了張氏一本罕為人知的筆記簿遺物(以下簡稱《筆記簿》)。據論者觀察,張在該簿裏以中、英文夾雜的方式,記載了她從1970年代前期至1980年代初的“日常思想、感受、觀察和閱讀心得”,¹內容駁雜且豐富。然而,由於該簿為手寫形式而有著筆跡辨識的難度,加上其內容為張氏個人隨筆而具零碎性,論者盡可能地辨讀出該筆記本在內容上涵攝的五個面向,包括:(一)張就《紅樓夢》的閱讀札記,此即後來集結、並付梓出版的《紅樓夢魘》底本,此佔《筆記簿》最大篇幅;(二)張對唐詩詩句的拾遺摘錄及短評;(三)張的小說創作備忘錄;(四)張就中、西報刊新聞的摘抄;(五)張的日常生活雜感和見聞記述。²

由於《筆記簿》為張愛玲未出版的寫作遺物,且其內容零碎駁雜,故迄今對於該簿的討論並不多,相關看法也多從概括角度,指出張在該簿裏就自身創作線索的筆記雜錄價值。如有論者認為,《筆記簿》可視為張的創作手記,如張的《紅樓夢魘》多由此簿內容衍生而來,又張赴美後的小說作品,包括《怨女》、《同學少年都不賤》與《小團圓》等,亦可在《筆記簿》裏找到張的寫作發想線索。³此外,有論者雖未引《筆記簿》為據,但亦觀察到張氏1950年代後的創作文本,具有類似筆記摘記字句的特徵。如其表示,張愛玲後期寫作常有字句雷同的現象,既透露張以個人筆記為創作底本的寫作習慣,甚至體現張將筆記內化為一種書寫型態,因而反映在其後期寫作具有“‘筆記化’的回爐式‘重寫’”表現。⁴

除了觀察到筆記作為張愛玲在創作上的底本,張在《筆記簿》裏採取短則篇幅、用字簡斂與敘述零星的寫作方式,亦值得令人留意。概觀之,張在《筆記簿》裏基本上採取獨立式的分則寫作模式,其所記多為短小的警句、精簡的微言⁵或斷片般的少量段落,短僅一兩行,長亦不過兩三個段落。且在文字表現

1 馮晞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頁141—142。

2 同上,頁138—190。

3 同上,頁157。

4 曲楠:《張看臺港:張愛玲“邊城”書寫中的“重返”與“重訪”》,《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4期,頁85。

5 微言,指精巧的言論或帶有隱微意涵的措辭。筆者借用此詞來形容張在《筆記簿》以少量文字書寫的簡練文體。

上，張混雜使用了中文白話、淺近文言、⁶ 英文詞彙與短句等，使其《筆記簿》逸出了敘述的完整性與結構上的統一性，卻呈現隨手速寫與下筆簡扼的寫作傾向。

固然，張愛玲在《筆記簿》裏以零碎字句而書寫精要的表現，反映了筆記（note）一詞概義，即指書寫者依照個人隨想意識來自由記寫、擷取重點而務求簡明的寫作方式，似無重大的文學意義。但誠如論者觀察到的，張在《筆記簿》裏看似“竹類木屑式”的文字遺跡不僅“具文采”，⁷ 且張如散落詩句般的短語記言，並展現她在文學素養上的靈光發見和敏銳感悟。此外，如從張的創作軌跡，來觀照她在《筆記簿》裏下筆簡約的表現，可發現這些特徵並反映了張愛玲的寫作自覺與追求。如有論者觀察到張氏後期寫作的特點為用字簡澀與傾向隱晦曲筆；⁸ 亦有論者指張的後期小說排除了線性敘事與情節經營等常規模式，卻取代為簡略白描、跳接敘述與凝鍊短句等“詩性語言”，⁹ 此皆顯示張氏的創作文風由早期之絢爛華美而轉移至後期之低調平淡。

除了通過現代的“筆記”概念來理解張愛玲的《筆記簿》；事實上，張在該簿裏使用單詞短語和少量字句的零碎敘述，亦可由“筆記”在中國文學史上指涉的文類概念，據以追蹤與探察。如從體例以觀，張在《筆記簿》裏採取短小篇幅的分則寫作，即可說高度呼應傳統筆記以一事一則、片言叢抄為通例的集錄體式。再者，張在《筆記簿》裏大幅度地使用淺近文言與單詞片語的表述形式，亦與文言筆記的叢殘小語有著相似性。此外，儘管張在《筆記簿》裏混用英文而與古代筆記的中文體自有區別，但其用字節約的寫作表現，亦可說合應於傳統筆記之敘述簡潔與下筆精要的文字特性。¹⁰

6 此詞用表張在《筆記簿》裏未依正統文言文法的類文言表述，故本文通稱為淺近文言、類文言或文言式等詞。

7 馮晞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142。

8 也斯：《張愛玲的刻苦寫作與高危寫作》，沈雙編：《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81—98。

9 陳建華：《論張愛玲的晚期風格》（中）、（下），《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1期、第3期，頁89、93—97。

10 譚帆等著：《“筆記”考》，《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73—88。

然而,有鑑於張愛玲的筆記可區分為創作散記、書刊雜抄與生活隨筆等,加之“筆記”為一內容涵攝駁雜的範圍指稱,故本文擬由“筆記”在中國文學史上尤與小說相關的文類概義為參考軸,¹¹並選讀張在《筆記簿》裏以記事為主的新聞雜抄與日常隨記,來探討張的筆記書寫與傳統筆記體的聯繫關係。探討架構上,本文由張愛玲寫於1970年代的《談看書》談起,剖析張對清代言言小說《閱微草堂筆記》的論評,反映她洞察到傳統筆記之敘述精簡與含蓄紀實的文體特性。其後,關注張在《筆記簿》的新聞雜抄,探析張以中、英文對當代新聞的摘錄轉述,體現了她對傳統筆記之蒐聞著錄的跨語和混語發揮。最後,選讀張在《筆記簿》裏的日常記事,分析張夾雜英語單詞與淺近文言的寫作,既有回應傳統筆記語言精鍊的敘述特徵,並展現張對所處美國社會的印象式紀實。透過對《筆記簿》的初步耙梳,本文旨在探析這本看似內容瑣屑的張氏遺物,既有勾連至傳統筆記的微言大義,亦足以輻輳張氏後期寫作潛在的小文學線索。

二、《閱微草堂筆記》為對象：張愛玲 《談看書》的筆記閱評與反饋

1970年代中,寓美近二十年的張愛玲發表了一篇散文《談看書》,¹²談及她閱讀中、西方文學的心得與發見。作為文長約三萬字的閱讀手札,《談看書》不僅展現張愛玲對記錄體文學、歷史傳記與人種學論述的跨界閱讀視野,張並於開篇援引法籍歷史學家佩奴德(Régine Pernoud, 1909—1998)的文句:“事實比虛構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戲劇性”,¹³揭示其《談看書》一文旨在關切文學書寫就

11 “筆記”連綴“小說”成一指稱詞,來自近世西方小說概念的影響,使既往隸屬“筆記”範疇的文言敘事作品,被現代論者稱為“筆記小說”。當中,“筆記”指涉形式上的隨筆體裁,“小說”指記述聽聞的敘事旨要。王慶華:《古代文類體系中“筆記”之內涵指稱——兼論近現代“筆記小說”概念的起源及推演》,《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頁99—104。

12 張愛玲:《談看書》,《惘然記:散文集二·一九五〇~八〇年代》(臺北:皇冠文化集團,2017年),頁27—75。

13 同上,頁27。

再現真實的論題。就此論題，張在文中既大篇幅引入有關矮黑人的人類學論著，並納入邦蒂案叛變事件(Mutiny on the Bounty)的記錄體作品，甚而納入社會人種學家就貧民文化的口述歷史，體現其在閱讀喜好上趨於敘述客觀、文筆約制而帶有“真人真事”¹⁴色彩的紀實類作品。

事實上，除了援引歐美記錄體文學來探索文學書寫與再現真實之間的關係，張愛玲於《談看書》起始，亦將清代文言小說名著《閱微草堂筆記》(簡稱《閱微》)，視為具有紀實筆意的域內文學傑作。如其於文首表示：“近年來看的書大部分是記錄體”，後緊接引入《閱微》一書，敘及自身閱讀喜好從《聊齋誌異》(簡稱《聊齋》)到《閱微》的心路轉變：

小時候愛看《聊齋》……。多年不見之後，《聊齋》覺得比較纖巧單薄，不想再看，純粹記錄見聞的《閱微草堂》卻看出許多好處來，裏面典型十八世紀的道德觀，也歸之社會學，本身也有興趣。……有時候有意無意輕描淡寫兩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異代的讀者感到震動。¹⁵

雖然僅短短幾行文句，但上引張愛玲對於《聊齋》與《閱微》的區辨觀點，既暗示了其創作文風由早期取法《聊齋》的濃豔華瞻，轉變至後期的約簡淡寫；此外，張的此段評價，並間接點出文言小說分流衍化為筆記體與傳奇體的文學史課題。如就二書在敘述模式、文體美學與文化屬性的判別，嘗有所謂“才子之筆”與“著書者之筆”之說：前者形容《聊齋》以馳騁才氣之筆墨，好“燕昵之詞，嫵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用傳奇法”以志怪的緣飾附會與文字鋪張；反之，“著書者之筆”則肯定《閱微》以“尚質黜華，追蹤晉宋”的樸實沖淡筆觸，¹⁶體現該作

14 見張原文：“從前愛看社會小說，與現在看記錄體其實一樣，都是看點真人真事，不是文藝。”同上，頁66。

15 同上，頁27。

16 魯迅：《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中國小說史略》(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10年)，頁240、243、244。

上承漢魏六朝筆記，並秉持士大夫史述傳統而著書有據的紀實風範。¹⁷ 就此來說，張愛玲自承早年喜愛《聊齋》，既表明該書之文辭華美為其啓蒙讀物，¹⁸ 亦突顯該書作意好奇的“傳奇”文風，亦合應近代西方觀念影響下以虛構為本質的主流小說觀。¹⁹ 然而，張自表中年後不再師法《聊齋》，卻轉為喜好筆法淡雅的《閱微》，則反映她以返回中國傳統文學的本位觀，指認《閱微》言簡意賅的“輕描淡寫”、如“純粹紀錄”而不妄加添述的簡約筆意，體現了中文語境裏的“小說”原義之指依聞抄載的記事體裁與其紀實要旨。²⁰

此外，如果我們以筆記文類的發展沿流來細究《聊齋》與《閱微》在敘述體式上的差異，或更能理解張愛玲在《談看書》裏以“純粹見聞”、“輕描淡寫”與“含蓄”等語強調《閱微》的“筆記”特徵。概言之，筆記在中國文學史上為泛指執筆書記而相對於韻文體例的隨筆散文，其廣含議論雜說、考據辯疑與博物載聞等寫作範圍，後並衍化為文言小說別稱，指涉短小則錄、筆法節制而以據實為原則的述載異聞與雅人言行之作，²¹ 包括“簡淡雅飭”的魏晉志怪、“意緒秀異的野史”、古雅簡澹的軼事記略與名人瑣言體等。²² 而至唐代，傳奇體小說則以突出對傳統史家之“傳”、對所錄見聞之“記”的“辭章化”，²³ 彰顯其敘事趨向踵事增華的虛構性。²⁴ 故在筆記體與傳奇體的雙向發展軌跡上，《閱微》與《聊齋》雖同以文言寫作，但相較《聊齋》以敘述華瞻的傳奇體著稱於世，《閱微》則

17 陳文新：《論筆記體與傳奇體的品格差異》，《中國小說的譜系與文體型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3—14。

18 張愛玲：《天才夢》，《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臺北：皇冠出版社，2001年），頁5—7。

19 王成軍：《中西小說敘事淵源論》，《紀實與紀虛——中西敘事文學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3年），頁228—245。

20 譚帆等著：《術語的解讀：小說史研究的特殊理路》，《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頁3、6、9。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157。

21 王慶華：《“筆記”與“筆記體小說”之文體觀念》，《文言小說文類與史部相關敘事文類關係研究——“小說”在“雜史”、“傳記”、“雜家”之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4—44。

22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新店：志一出版社，1995年），頁73—300。

23 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79—180。

24 康韻梅：《從“粗陳梗概”到“敘述宛轉”——試以兩組文本為例展現志怪與傳奇的敘事性差異》，《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19—78。

以直承魏晉志怪不事修飾的“天趣盎然”，遙承子部議論、小寓言與兼雜考辨等“雋思妙語”，又其本於史之別餘而究實著錄的寫作立意，²⁵體現該作集筆記傳統為大成的敘述優長。²⁶

由此來說，張愛玲以“純粹見聞”、“輕描淡寫”與“含蓄”等語對《閱微》的評見，精要地點出了《閱微》根植的“筆記”傳統，即“純粹見聞”突顯了傳統筆記體徵實撰寫的原則，“輕描淡寫”強調文言筆記敘述約簡的特性，“含蓄”形容傳統筆記家點到為止的淡寫表現。饒富意味的是，張愛玲在《談看書》裏並引入《閱微》篇目為例，來闡述她對《閱微》之筆記特質的閱評反饋。如其所舉首例為插青農婦的異聞故事（簡稱《插青》），²⁷便體現作者紀昀（1724—1805）的“筆記”書寫風采。如文章起始，紀昀即以秉承子部議論傳統的立場，直指其寫作動機來自不滿彼時拾麥風俗因“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衍生怪象，故有意為文警世。接此楔引後，紀氏續以簡潔之筆，記寫一群農婦因拾麥未及歸家，“往就乞飲”遠處燈火處，進而受主人邀，女群中被“擇端正者三人，侑酒薦寢，每人贈百金”。然一夜酣臥後，眾婦晨醒僅見“野草矍矍”，三名侍婦則被發現裸身草間，又眾人顧所收“金皆紙鈔”，驚疑昨夜所遇為鬼怪之屬。文末，紀氏呼應其開頭點題，論指該異聞裏農婦的“貪利失身，乃只博一飽”，無非正如凡人囿於貪欲私利而短視近利、不顧後果，孰不知人生一宵幻夢，“似邯鄲枕上矣”。

從上可見，《插青》一文雖屬誌怪，但作者於開頭與文末各以人情乖薄與邯鄲一夢點題，實突顯其旨在將此異聞，述寫為具有現實意義的道德寓言。但有趣的是，在張愛玲的解讀下，她則將該文裏的道德勸意擺置一旁，反而關注原作者簡敘的“筆記”筆法所暗含的“含蓄”深意與曲筆紀實的效果。舉例來看，《插青》原文並未著墨侍寢婦形象，但張則發揮個人想象，將原文穿鑿附會地“誤讀”²⁸

25 魯迅：《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中國小說史略》，頁244。

26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頁20—35。

27 紀昀撰，嚴文儒注譯：《貪利失身》，《新譯閱微草堂筆記（上）》（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頁1444—1447。

28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撰，朱立元、陳克明譯：《比較文學影響論：誤讀圖示》（板橋：駱駝出版社，1992年）。

為貌美少婦被“公推”出來而“俛首無語”的羞赧形象，從而放大了原故事裏隱隱綽綽的性訊息。²⁹ 此外，張亦撇除原作裏的怪談色彩，反倒認為作者收斂節制的筆墨，為側寫戰火劫餘下農婦集體賣淫而秘而不宣的社會史實。如其指原文裏語帶保留的簡約字句，實反照作者以暗筆來實載“明末兵燹”、“滿清入關”所造成農村凋敝之“重大破壞”，以及令人幾乎“不能”想象的戰事人禍。³⁰

固然，張愛玲對《插青》的誤讀，可能來自“手邊無書”而“記錯”的結果；³¹ 但她的誤讀，卻意外地突顯《閱微》的筆記形制具有的實錄／史錄性質。但對張來說，《閱微》的紀實性與其說在於史學意義，毋寧更在於文學效果。即在她看來，該書具有補史之闕的實錄筆意，為迥異於正統史家詳述史事與鑒古今之變的史傳眼光，而是以文字的尚簡從略，體現淡寫紀實以存真的風範。³² 換言之，由張對《插青》的反饋可見，《閱微》所載小說雖篇幅短薄與文字簡略，但該書作者本於“著書者”之依聞實載的寫作表現，反倒展現其所述實／史事為潛藏在簡約扼要的字句裏，因而能引發讀者從文句隙縫中，推敲出作者所記所載乃確有其事——此即張所謂《閱微》“有意無意輕描淡寫幾句”，反而“更使異代的讀者感到震動”³³的實錄價值。

承上來論，張愛玲對《插青》的解讀，反映了傳統筆記家含蓄約制的筆墨，及其所能引發讀者就建構（concretizes）文意的顯義過程（processes of signification）。³⁴ 而就《閱微》以簡斂文體所激蕩讀者的解讀潛能，亦可見張愛玲對另一篇《三寶四寶》的閱後反饋。該小說講述的為一則人事流離悲歡的故事：篇中男、女主角各名三寶、四寶，其為同日生辰的表兄妹，素有血緣之親、亦有姻緣之情，後因逃難顛沛，失散又重逢，原擬互為許配，卻因所侍鄉仕之館師

29 即良家農婦迫於生活拮据而“業餘”賣身賺外快。參張原文：“夥伴問這樣公開（筆者按：指賣淫），回去顯然瞞不住，似乎家裏也不會有問題。”張愛玲：《談看書》，《惘然記：散文集二·一九五〇~八〇年代》，頁27。

30 同上，頁27。

31 同上，頁28。

32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頁1—11、27—30。

33 張愛玲：《談看書》，《惘然記：散文集二·一九五〇~八〇年代》，頁27。

34 此為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或稱接受理論）重點概念。泰瑞·伊果頓（Terry Eagleton）撰，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社，1999年），頁98、100。

視“中表為婚禮所禁，亦律所禁”，兩人被迫分開，後四寶“鬻為選人妾，不數月病卒”，三寶則“發狂走出，莫知所終”。³⁵

整體來說，《三寶四寶》述寫的為一充滿奇緣巧合與人生如戲的悲劇故事，但作者並未使用高潮迭起的情節編排，卻是以筆墨無多與第三人稱限知視角的簡斂筆觸，展現對里巷軼聞的實載抄錄，使其筆下故事存有諸多文意留白。而就《三寶四寶》原文僅為勾勒略寫的敘事骨架，張愛玲在《談看書》裏對該故事的轉述（“表一”，引文內粗體字為筆者自加），便再度發揮其具讀者能動性的想象力來填補文意血肉。例如，原文最後僅以“病卒”、“發狂”、“莫知所終”等簡筆交代主角下場，但張的轉述則添入對人物心緒的琢磨（如三寶“抑鬱而死”、四寶“長嚎”），又額外添進主角“跳樓”殉情的故事化（fictionalized）情節，可以說將原文的簡略記聞，轉述為具有“深沉的戲劇性”³⁶的人間悲歡。另除故事本體外，張對原作的誤讀也反映在對原文末尾議評的記憶誤差。如據張所述，原文末尾有作者引用時人的貞、淫之辨；但對照原文可發現，張愛玲此誤讀既是記憶夾纏，但更可說映照出原文末尾以來雜大量的蒐聞與存疑語句（“或曰”、“惜不知其詳”、“果其如是”、“不知”、“或又曰”、“殆”與“若然”等），從而彰顯《閱微》本於筆記傳統而廣採衆說、非將事實定於一尊的拾遺記聞性質。³⁷

表一

	《閱微·三寶四寶》	張愛玲《談看書》
故事記述	後來四寶鬻為選人妾，不數月病卒，三寶發狂走出，莫知所終。	後來四寶收房作妾，三寶 抑鬱而死 。四寶聽見這消息，才哭著把他們的關係告訴別的婢媪，說一直還想有這麼一天團聚，現在沒指望了。 長嚎 了幾聲， 跳樓 死了。

35 紀昀撰，嚴文儒注譯：《三寶與四寶》，《新譯閱微草堂筆記（上）》，頁 1436—1440。

36 張愛玲：《談看書》，《惘然記：散文集二·一九五〇~八〇年代》，頁 27。

37 王慶華：《“筆記”與“筆記體小說”之文體觀念》，《文言小說文類與史部相關敘事文類關係研究——“小說”在“雜史”、“傳記”、“雜家”之間》，頁 39—41。

續 表

	《閱微·三寶四寶》	張愛玲《談看書》
文末評議	或曰：四寶雖被迫脅去，然毀容哭泣，實未與選人共房幃，惜不知其詳耳。果其如是，則是二人者天上人間，會當相見……惟嚴某作此惡業，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當無善報。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覬覦四寶欲以自侍耳。若然，則地獄之設，正為斯人矣。	轉述這件新聞的人下評語說：“異哉此婢，亦貞亦淫，不貞不淫。”惋惜她死得太晚。紀昀總算說他持論太嚴……

有趣的是，在《談看書》裏對另一篇《噴水老婦》（簡稱《噴水》）³⁸的閱評反饋，更反映張愛玲由誤記原文出處以及對於原故事的雙重誤讀，展現她對此文別具個人視野的筆記化詮釋。如張的第一層誤讀，便是將這則出自《聊齋》的小說，誤記為《閱微》篇目。事實上，《噴水》講述的為一則老婦屍變的怪談異聞（“表二”），其原文短潔，既有作者以簡筆陳述事實背景與記述精鍊的筆記特徵，然文中就老婦形貌的細節摹寫、筆觸營造的詭異視聽感和結尾揭示屍鬼之變的聳人聽聞，亦顯示該文融入戲劇性效果的傳奇筆墨。由此可見，張愛玲雖將《噴水》誤記為《閱微》篇目，卻可說折射出她敏銳的文學慧眼，即其誤讀反倒側顯出《聊齋》在敘事體例上既有“唐人傳奇之詳”，同時又“雜以六朝志怪之簡”而“一書兼二體”³⁹的雙重體裁特性。

至於張愛玲對《噴水》的第二層誤讀，則是將這則具有傳奇筆意的志怪小說，轉述為一則去鬼怪化、且在敘述上更趨向於筆記體的短則記聞。如相較原文藉主角母親與婢女的視角來描勒老婦的屍妖怪狀，張的誤讀則僅保留下主角與屍鬼二者，並各以未具名的“一個人”與“肥胖老婦”等泛稱取替。另相較原文以誇飾修辭與掘屍真相來帶出陰、陽兩界的怖恐乖張（見原文中主角“哀憤欲死”、“令鑿之，骨肉皆爛，皮內盡清水”等句），張則是以精簡數言帶過故事

38 蒲松齡撰，張友鶴輯校：《噴水》，《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一）》（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卷一，頁8—9。

39 魯迅：《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中國小說史略》，頁243。

結局(“第二天被人發現,才講出這件事”)。從中可見,張的誤讀幾乎淡化與削減了原文裏富含主觀意向的修辭與故事化情節,使其轉述反倒貼近於傳統筆記依聞記載的實錄筆觸。有意思的是,張卻以“非常恐怖”、“不可思議”與“真實感”來形容其簡述後的《噴水》故事,可見其所謂“恐怖”,並非指以傳奇筆法對靈界怪象的驚怖渲染,而是突顯其以第三方對事件的聽說略聞與粗陳概述,反倒足證其所言之事為外人無法得知細節的真實懸案,進而引發讀者不得不相信事乃實有的“不可思議”。

表二

	《聊齋·噴水》	張愛玲《談看書》
形象描寫	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尺許,周院環走,竦急作鶴步,行且噴,水出不窮。	一個人宿店,夜裏看見一個肥胖的老婦拿著燙衣服用的小水壺,嘴裏含著水噴射,繞著院子疾走。以為是隔壁裁縫店的人,但是她進屋噴水在大炕上睡的人臉上,就都死了。
故事結局	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盡清水。	第二天被人發現,才講出這件事。

張愛玲就《閱微》以“輕描淡寫”而具含蓄紀實效果的閱讀體會,更進一步彰顯在她對該書所載紅柳娃傳說(簡稱《紅柳娃》)的解讀。如張表示,相較《閱微》裏多數篇目為摻雜作者紀昀持議載道的“冬烘”氣息,《紅柳娃》則以“第一手”的實錄筆觸,難能可貴地保留下邊疆傳說的“清新純樸”。⁴⁰ 如她讚許紀氏以白描筆法側寫紅柳娃舉止情狀的栩栩如生,並欣賞該文簡約客觀的著錄體式,促使她由該文所載不誣的實錄性,進一步參酌西方人類學論著與域外記錄體文學,來考

40 張愛玲:《談看書》,《惘然記:散文集二·一九五〇~八〇年代》,頁28。

察紅柳娃的歷史事實性(facticity)與作為書寫題材的文藝真實性(factuality)。⁴¹也因此,《紅柳娃》在張的詮釋下,不僅代表性地映顯出《閱微》的筆記特性,更展現傳統筆記所引發張愛玲對非虛構寫作與其紀實美學的思考。⁴²

三、跨/混語轉述的蒐聞筆記： 張愛玲的中、外新聞摘抄

承前所論,張愛玲在《談看書》裏對《閱微》的閱讀反饋,雖流露出個人的“誤讀”色彩,但其誤讀並非全然的錯誤,卻道出了《閱微》在書寫形式與筆意調性的筆記傳統。此外,張從《閱微》獲得的啟發並不僅止於閱讀經驗,她並將與傳統筆記相關的叢抄記聞與擷要著錄等形式特徵,轉化發揮在《筆記簿》裏對當代新聞的摘抄。首先,正如筆記泛指據聞著錄的雜錄體裁,張在《筆記簿》裏的“書籍報刊摘抄”,亦以對中、外新聞的摘取抄錄,⁴³合應於傳統筆記多以“集”、“搜”、“摭”、“綴”、“叢”、“苑”與“錄”為題,以示對流傳軼聞的集腋撷錄。⁴⁴此外,相較傳統筆記在取資來源上多為民間野史與坊間巷語等口傳事跡或名人佳言,張在《筆記簿》裏的摘抄來源則是當代書面新聞報刊,進而突顯其根據新聞報導務求“簡而能詳”的紀實準則,⁴⁵使其抄錄表現更具備所載有本的客觀向度。

值得注意的是,既以中、外新聞為抄錄素材,張愛玲在《筆記簿》裏既使用母語中文,同時亦間雜使用英文,展現其中、英互用(甚或互譯)的跨語與混語

41 參論者引文評家說法,“事實性”指某一事實的狀態,“真實性”指“事實或真實的狀態或性質”。張歡:《“事實性”的利用與“真實性”的表達:解讀〈小團圓〉兼論張愛玲》,林幸謙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386。

42 鍾希:《顯隱之間——從〈談看書〉看張愛玲後期寫作》,《華文文學》2015年第1期,頁71—81。

43 馮晞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148—156。

44 羅寧:《記錄見聞:中國文言小說寫作的原則與方法》,《文藝理論研究》2018年第5期,頁118—131。

45 袁進:《報章語言文體的演變》,《中國近代文學史》(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頁166。宋春陽:《實用新聞寫作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7—9。

書寫(multi-lingual)⁴⁶向度。但令人玩味的是,儘管混用中、英文,張的摘抄筆記則以對原新聞內容的片段化(episodic)處理與簡化(simplified)轉述,使其新聞筆記別具與傳統筆記體可資參照與對應處。具體來論,張的中文摘抄多使用類似傳統文言筆記的精簡句式,即其透過擷取原文重點,幾乎是將所閱白話新聞,重新摘寫組裝成,或扼要地提煉為單詞與短句為單位的簡寫版本。而在混用英文上,張亦傾向擷取出所閱新聞裏的重點字詞,或將原文裏的中文字詞取代為英文譯詞,或反將所閱英文新聞的句式概義,簡譯為中文單詞或淺近文言——而無論使用哪一種語言,張的摘述皆表現出惜字如金而如碎片般的簡筆敘述,因而與傳統筆記拾遺著錄與零星記述的寫作形式,有著相當可比性。

以下略舉數例,來勘探張愛玲如何將當代白話新聞,摘抄轉述為拾遺著錄的筆記體。首例,可見張就1981年臺灣《聯合報》一則報導男子偷情事件的摘抄筆記(“表三”)。⁴⁷原新聞針對這則民事糾紛,於首段便以報導視角來概述事件始末,後於各段分述男方婚況、外遇因由與偷情事發等經過。然而在張的轉抄下,她則將原新聞內文,濃縮與簡述為僅約百字與夾雜英文的淺近文言體,再以關鍵性詞眼,突出她擷取出的重點訊息。如在張的轉述中,其首先羅列文言式短句,當中既以精簡字詞標示主角偷情前因(“開女裝店”、“婚十年”、“妻八月 pregnant”、“髮姐, 19”),後更以僅三個字的極簡句式(“親友: ‘儉’”),以示事件內情的關鍵伏筆。又較原報導平鋪直述主角偷情過程,張則將其簡寫為“數次 hotel”,既運用轉品修辭與“hotel”在中文語境的引申義,⁴⁸暗示主角與秘戀對象的性愛媾和;後“7 小香皂”除暗指偷情次數外,更以香皂帶

46 該詞指跨語際的多元(“multi”)語言書寫,參王德威撰,王宇平譯:《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迴旋”、“衍生”的美學》,《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6期,頁85;或參論者以“macaronic”形容作家交融異語與本土語言的多語並置寫作,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頁102、116。

47 張愛玲:《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149—150。《攜女友旅社幽會,小香皂春光外洩》,《聯合報》1981年5月26日,第3版。

48 轉品,指對某詞詞性用法之臨時轉化的變格修辭。黃麗貞:《實用修辭學》(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年),頁101—116。“Hotel”本為名詞,張愛玲轉品做動詞使用,該詞在中文語境裏並可引申為開房間,指男女到賓館等場所進行性行為。

職員，hired for sex purposes——ex-state deputy at'y Hirsch，另 | deputy so contemptuous of G.，尿 in G's iced tea，watched him drink it，不覺。Used apple jelly，ice cream whipped in 助 sex exploits ∴ fattened.⁵⁰

事實上，張愛玲所閱的這則新聞，涉及了兩宗警界黑幕而涵攝複雜的人事糾紛等訊息量，但張的轉抄僅為短句組成的四行段落。如其於首行既以歸納式直述句，點明案件主旨，後則簡陳短句，將節錄重點聚焦在主角被挾怨報復與私下性事細節，使該抄錄文體更像是針對人物速寫的片段筆記。如在簡化原文上，張除了使用一般簡寫（如“g'l”可表主角的檢察官身分“state attorney general”，或指外形“good-looking”），⁵¹其更使用淺近文言與英文短語，將她對該新聞的特定關注面向，以凝鍊扼要的句式來做精要的轉述。最顯眼的可見“五年內淫 9 out of 20 女職員”一句——當中，張既以“9 out of 20”的英文數量語法來突顯主角染指多名女下屬的誇張行徑，並藉中文單詞“淫”指涉性的過度與淫穢放蕩等意涵，一語中的地點出事件主角之濫用職權、縱慾無度和踰越道德尺度的種種不齒“淫”行。

對於該醜聞案，張愛玲除了以“淫”來標示她的轉述重點，亦以類似傳統筆記體擷取事件某一局部事實的記述模式，⁵²由此將原新聞引發社會譁然的警界內幕，縮寫地重製為她著意於該案裏富含感官穢欲的秘辛部分。如於筆記後段，張便摘述爆料者赫希以尿液混充茶水對事件主角的伺機報復：“尿 in G.'s iced tea，watched him drink it，不覺。”寥寥數語中，既呈顯該報復舉措涉及生理感官的穢褻，又“不覺”二字除表事件主角的渾然不覺，並意在言外地暗示其耽溺感官淫慾的身、心盲昧。而後，張並以簡筆來記寫主角性癖好行為：“used apple jelly，ice cream whipped in 助 sex exploits，∴ fattened”，全句以無涉心理

50 馮晞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 150。據張筆記，該新聞出自“2-4-'74”的 *Newsweek*。筆者未能核對原文，故謹沿用張氏所記為示。

51 哈羅德·布魯姆 (Harold Bloom) 撰，朱立元、陳克明譯：《比較文學影響論：誤讀圖示》，頁 185。

52 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頁 159。

描寫的客觀勾勒,卻透過暗示性字眼而突出主角沉湎食色快感之腥羶性事;⁵³又文末“fattened”一詞暗指主角因甜品助興/性導致的身材走樣,更讓整起醜聞案在張愛玲簡略的轉述筆觸下,透顯其引人發噱的荒謬。

承上可見,張愛玲以精鍊的筆觸,將務求詳實的新聞時事報導,摘寫為字詞富含暗示性的片段式筆記,使後者具有如同傳統筆記簡略含蓄的紀實筆意。尤引人注意的是,張在《筆記簿》裏亦以對一樁著名殺妻案的長篇摘錄筆記(簡稱《殺妻案》),展現她對該案的特別關注。該殺妻案為1928年發生於英國格蘭奇鎮(Grange-in-Borrowdale)的刑事大案,尤因犯案者的華人身分,讓主事法官特拉弗斯·漢弗雷斯(Travers Humphreys, 1867—1956)將此案寫進個人回憶錄*A Book of Trials*(《審判之書》)的“The Chinese Murder”(《中國殺人犯》)專章。⁵⁴由特氏該書所載可知,該案行兇者為留英法學博士廖仲義(Miao Chung-yi, 1900—1928),其案前與年長一歲的富家千金施慧生(Siu Wai-Sheung, 1899—1928)新婚燕爾至湖區蜜月,後施卻被發現陳屍於湖畔;後經警方勘驗與法院審理,廖被判定為殺人兇手,在英處以絞刑。⁵⁵

綜觀之,特氏在《中國殺人犯》裏以其法學專業,詳載了殺妻案主角的背景、案情剖析、警方檢調與法官審理等過程,甚至納入對華人風俗的文化辨疑,可視為對該案迄今最完整的記錄簿。由此對照張愛玲的《殺妻案》筆記(“附錄一”),⁵⁶可見張的抄記依據,應就是特氏此部回憶錄。但是,張愛玲並未對特氏書中內容照本宣科地抄錄,而是僅使用約五百字的篇幅、以及零碎拼組的字

53 如“whip”指猛然抽打、鞭笞或攪打(乳狀物),勾勒出主角使用以滑膩甜品的性事花招;又“sex exploits”(中譯:性剝削)為法律用語,彰顯主角濫用權威就施受對象的身、心壓榨。“What is sexual exploitation, abuse and harassment,” The UN Refugee Agency (UNHCR), <https://www.unhcr.org/what-is-sexual-exploitation-abuse-and-harassment.html>, 2022年7月10日訪問。

54 Travers Humphreys, *A Book of Trials: Personal Recollection of an Excellent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3).

55 H. J. Lethbridge, “Two Chinese Domestic Murder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1982): pp. 118–141. “Miao Chung-yi,” Murderpedia, <https://murderpedia.org/male.M/m/miao-chung-yi.htm>, 2022年4月27日訪問。

56 馮晞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151—152。《殺妻案》原文未分段,本文為方便檢閱,於“附錄一”將之分為六個段落,並以以下劃線標示原文簡寫處。

句來擷取特氏所載內容，反映了其將該殺妻案的詳情始末，精簡地摘述與重製為案件局部事實組成的片段式筆記。

具體來看，張愛玲在《殺妻案》裏擷取出特氏文中有關殺妻案的六個部分事實，並以扼要簡約之筆來著錄相關細節。如筆記起始，張聚焦該案裏的女方線索，既直陳女方名諱，後以“矮”標示女方身型特點，以此鑲嵌進案件關鍵線索。而後，張夾雜淺近文言句與英文單詞，精要地勾勒女方出身廣東富家、接受西式高等教育的現代閨秀形象；後節引女方日記內容，既讓案件的第一手資料作為敘事佐證，並突出女方第一人稱觀點作為鋪陳案情背景的草灰蛇線。如從張引錄的日記可見，被害女方為具有洋化思想的新派女性（如日記裏明指男方“good-looking”，“I think he loves me”）。且由張摘錄的字句可推測，案件裏主角的情戀關係暗含著不對等與進展神速的可疑（見女方寫籌備婚禮時“felt so lonely for him”，“wept on my way”）；張並以括號內的夾縫文章（“開 acc’t”、“女方調查”），暗示主角婚事背後所隱含秘密身家調查與金錢盤算的疑點。

之後，張愛玲續以“World tour”為開頭來簡陳主角的蜜月之行，並以“Eng lake d. (... China) 40 yrs no murder”，標示案件涉及華人在英犯案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原案裏的諸多線索，⁵⁷張的筆記則僅擷錄一名警探人證（“恰一隣城 detective Pendlebury holidaying”）與其隨口預言（“What a lovely place for a murder”），以示案件懸疑性，後則記寫女方被害屍身呈顯的謀殺證據線索，⁵⁸並以“似姦”一詞形容女方死狀，意在言外地暗示案件主角在夫妻關係中的詭譎隱情。其後，張再扼要地著錄男方犯案後的異常舉止、供詞疑點與女方婚戒物證等，最後以“警醫：”為主語來簡列法醫對女方屍身的傷驗報告，

57 參特氏回憶錄詳載男方預謀殺害與庭上辯解等細節，包括女方內褲被刻意拉扯（“her knickers torn”），帶出男方偽造性侵疑雲；女方婚事前曾進行私處手術（“probably dilation of the hymen”）；另案件主角旅宿蘇格蘭時，旅館人員發現男方藏有中文手寫預謀占卜字條；又男方在法庭上狡辯英語口誤，並辯稱蜜月時遭東方珠寶竊盜集團跟蹤。H. J. Lethbridge, “Two Chinese Domestic Murders,” pp. 128 – 129, 134 – 137.

58 參張原文：“Lying on back, string knotted tight, under ear, around throat, legs sprawled, clothes disarranged 似姦, brown umbrella cover face & upper body. Left hand: scratches 2 rings torn away.”（筆者自譯：“俯仰於地，耳下近喉處有繩子緊繞傷痕，兩腿分開與衣裝凌亂似被姦，棕色雨傘遮蓋臉與上身，左手手指有兩處戒指被取走的刮痕。”）馮睇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 152。

揭陳男方犯案之罪證確鑿。⁵⁹

綜上來論,如將張愛玲在《殺妻案》的零星記述,比對特氏就殺妻案的詳細記載,可見後者旨從法律專業視角,來梳理殺妻案之諸多潛因與釐清男方犯案動機等詳情。然而,張的筆記並無意於追究案件全貌,而是僅著採受害者日記、男方供詞與驗屍報告等零星資料,讓事實自己說話。更重要的是,張以外部聚焦、節制約斂與精簡扼要的白描筆法來記抄案件裏的局部面向,使得殺妻案在其轉抄下僅透露部分事實,而其留存的話語隙縫,則顯示其以不强作解人(即澄清案情始末)的字句留白與懸置,因而讓整起事件的真相,保留在其未全然言明的字句線索當中。

據此,張愛玲的《殺妻案》雖乍看下為零亂駁雜的隨手記寫,但張捨棄對案件因果詳情的敘明,卻以下筆簡斂與擷取事實片段的留白敘述,足見其筆記作為蘊含文意複義性的文字拼圖,在之後更被張挪引為小說敘事的前文本(avant-texte)。⁶⁰如張在自傳性小說《小團圓》裏,便將《殺妻案》的部分內容轉化為小說裏的情節支線,以描寫主角九莉聽聞姑、母閒聊留英時遭遇的殺妻案件,帶出該案所連結至九莉就母、女關係的猜疑、焦慮與試探。如張記述主角姑、母就殺妻案件的對話,既將原殺妻案在真實中的女方被害屍身,改寫為姑、母口中女方“穿得齊整,没有被非禮”的無有異狀,由此突出男方加害者厭惡妻子貌醜而無涉情慾的謀財害命;張在小說裏並加入九莉就姑、母對話的暗地琢磨,進以帶出姑、母二人就殺妻案的陳述言辭中,所透露對女性容貌、情愛、婚姻與性等私密話題的話中有話。⁶¹

59 參張原文:“bruises, showed 先坐石上”,即從女方摔落於地的瘀傷研判,她與加害者應是先坐石上,其身矮,遭加害者從旁以繩子斜拉勒害[“∴ murderer sitting almost alongside her”, “String not jerked upward (& she 矮)”],故知加害者應是“人立她右”的熟人所為(“known & trusted him”,“立死”)。同上。

60 “前文本”,指文本生成前的資料線索。何金蘭:《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之奠立及其發展》,《臺灣詩學學刊》第17期(2011年7月),頁7—27。

61 參小說原文:“九莉當時也就知道(筆者按:母親說的)‘你不喜歡的人跟你親熱最噁心’是說她父親。她也有點知道楚娣把那醜小姐(筆者按:指被害女方)自比,儘管羞與為伍。”張愛玲:《小團圓》(臺北:皇冠文化,2020年),頁85。有關張愛玲讓對話自成敘事的寫作藝術,另參潘怡帆:《說一個聽(不)懂的故事:張愛玲〈相見歡〉裏的書寫實驗》,《中山人文學報》第50期(2021年1月),頁55—80。

而在《小團圓》的前身文本 *The Fall of the Pagoda* (中譯名《雷峰塔》), 張愛玲同樣以《殺妻案》為引據藍本, 卻在小說敘事裏放大了主角母親對殺妻案之淒美詭異又繪聲繪影的描述,⁶² 既以此鋪陳出年幼主角對母親留學經驗的唯美嚮往, 更暗寫主角對母親婚內/外情慾經驗的羞赧遐想與親情創傷。至此可見, 《殺妻案》的“筆記”性質, 既突顯其寫作淵源來自張本身的聽聞經歷, 且張更將其在現實經驗裏的聽聞 (listening), 化為寫作上的蒐聞 (collecting), 由此在《殺妻案》裏將原案詳情, 摘述為敘述無多、字詞卻充滿暗示意味的碎片式記聞筆記, 進而在其後續創作裏, 加以複述、並衍繹為小說敘事的多重文意向度, 可見張在《筆記簿》的蒐聞筆記雖看似斷片零碎, 卻足以衍生具有複義美學潛能的跨文本創作脈絡。

四、“小說化的筆記”：⁶³張愛玲《筆記簿》的日常記事與片段紀實

除了將傳統筆記體拾遺搜聞的零星記述, 跨語地運用在對中、外新聞的筆記式摘述; 事實上, 張愛玲在《筆記簿》裏的日常記事短文, 亦可視為“小說化的筆記”。所謂“小說化的筆記”, 亦出自張的《談看書》一文。張自創此詞, 用以形容具有紀實筆意的近現代文藝作品。如張主要以此詞來指稱民初社會小說, 論指該小說類型在敘事上的“散漫”, 展現了寫作者對週遭“見聞或是熟人的事”即時地“照實寫上”, 使此類小說近似實錄“筆記”, 故將其稱為“小說化”的“筆記”。⁶⁴ 此外, 張亦舉出當代西方社會學家對貧民文化的口述記錄, 認為此類作品就訪問對象言談的直錄書寫亦有如筆記。但在她看來, 此類口述記載雖看似單純抄錄而無文藝性, 卻足以體現受訪者隨口言談所反映其“複雜的

62 參小說原文：“(露道：)‘他們幾天以後才找到她，坐在湖邊，兩隻腳浸在湖裏。赤著腳，一隻絲襪勒在頸子上，勒死的。’……‘一定是他們坐在湖邊……她跟他親熱，他實在受不了了。’”“她向琵琶說：‘你父親也有多情的時候，那時候最噁心。’”張愛玲撰，趙丕慧譯：《雷峰塔》（臺北：皇冠文化集團，2020年），頁161—162。

63 張愛玲：《談看書》，《惘然記：散文集二·一九五〇~八〇年代》，頁65。

64 同上，頁62—65。

心理”與“內心的本來面目”。⁶⁵

綜觀張愛玲在《談看書》裏提到的“小說化的筆記”概念與舉例作品，可見該詞突出了“筆記”的概念融入進“小說”而作為一種特殊的寫作表現，故其指涉意涵與主流的“小說”定義，有一定差異性。如就書寫範圍來論，“小說化的筆記”逸出正規的小說敘事多採故事化經營的公式軌範與線性敘事架構，而是寫作者對周遭見聞、外在人事之浮光景狀與日常瑣事的實錄性記寫，故此類寫作更像是隨手記錄，既缺乏故事架構與情節編織，亦無涉對象心理與內心想法的著墨。再者，就寫作手法來說，由於類似速寫的實錄筆記，“小說化的筆記”不長於刻畫鋪敘與修辭經營，亦較難有邏輯明確與完整的故事佈局，而是寫作者以其限知視角對眼前事件局部一隅或對象特徵的即時記述，展現對事件部分事實之簡潔明快的白描與勾勒。

承上來論，張愛玲的“小說化的筆記”一說，主要引入了現代的“筆記”概念來指稱非主流的小說寫作表現。然而，從張在《談看書》裏將清代筆記小說《閱微》推為媲美近現代紀實文藝的論述以觀，可見她所謂“小說化的筆記”的指涉範圍，中國傳統筆記小說也包含在其中。如根據張的觀點來推詳，民初社會小說缺乏情節經營的敘述“散漫”，即類似傳統筆記家不講求精刻描寫，而旨以粗陳概梗來捕捉對象大略的寫作方式。⁶⁶ 此外，如果說“小說化的筆記”反映了寫作者以限知視角對日常事件的即時記寫，此種寫作模式亦類於傳統筆記家善以片段式敘述來白描現實即景的書寫方式⁶⁷——二者皆擅長採取短小輕薄的敘述篇幅，來捕捉日常生活中平凡的枝微小處與瑣微逸趣。再者，如從張引用《閱微》作為其“小說化的筆記”概念的例證可見，該詞亦非指流水賬式的筆記雜錄，而是映顯出《閱微》以言簡意賅的文言敘述體，折射出傳統筆記家看似樸實無華與“輕描淡寫”的遣詞用字背後，所具有以簡馭繁的高度語言意識與

65 參張表示，口述訪談記錄雖僅記寫對象“表面的言行，沒有內心的描寫”，卻展現“作者不代人物整理內心所想”，而是以錄載現實的“渾渾噩噩”，讓讀者自行體會對象言談中的線索。同上，頁 72、74。

66 陳文新：《論漢魏六朝筆記小說的敘事風範》，《社會科學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180—184。

67 王平：《論文言小說的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文藝美學研究》冊 3，2004 年第 1 期，頁 3。

寫作素養。

值得注意的是，張愛玲的“小說化的筆記”一詞，不僅牽引出近現代中、外紀實文藝與傳統文言筆記的類比性，她在《筆記簿》裏的日常短則記事，亦可視為對“小說化的筆記”的寫作實踐。概觀之，張愛玲此類“小說化的筆記”，多寫其對外出所見人事的片段捕捉，且其交雜淺近文言與中、英短語單詞的碎片式敘述，更展現其以簡斂筆墨就對象進行局部觀照與印象式速寫。如以下《前座》一則，便是張對巴士上青年戀侶的側寫筆記：

前座少女少男繾綣膩不休，女首攔他肩上，痴痴凝望，他一臂摟她肩，shortest nose, handsome classic profile, Slavic, long heavy lashes, dark hair, she 通天鼻, light brown hair, pony tail, dandruff, 油膩 streaky 髮, bovine eyes, 但 no adorning—ideal young love. 他穿 cheap black plastic jacket with gang 團花 on back。比及下車，原來他腿特短，比她矮，蹣跚行，bus 上人皆 shocked 暗笑。⁶⁸

上引筆記裏，張於首行便以類文言的簡潔句式來概述對象舉止，並使用“繾綣”、“膩”、“攔”、“痴”與“摟”等漢語詞彙，精要地勾勒出眼前男女舉動流露的熱戀景狀。第二行起始，張續以羅列字詞的方式，宛如特寫鏡頭般，一一白描對象之五官特徵，勾勒出男方俊容與女方貌不驚人的平庸。簡述對象外貌後，張並安插進“ideal young love”此具標誌意義的簡約數語，既以此突顯眼前男女青春情意之熱烈，亦暗寫兩人不甚匹配之狀所洋溢著不顧世人成見的天真之愛。其後，張再特寫男方衣裝，以聚焦其廉價材質與花色圖樣，既間接記載彼時美國街頭青年文化，亦再次彰顯眼前戀侶未經社會化的青澀。最令人玩味的還在最後的反跌敘事，即張於末尾既以“比及”此文言詞語，突顯時間遷延下對象從座位起身的景象霎現，續以“腿特短”與“蹣跚”等字詞來形象化地突出男方不良於行的體格缺陷，再以旁人對該景象“shocked”又“暗笑”的情緒反

68 馮晞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170。張的筆記無標題，故本文採篇首字詞為題。

差,微妙地揭示出此眼前即景雖看似平凡,卻於小處透顯出令人訝然失笑的世趣風景。

事實上,張愛玲此篇《前座》,可讓人聯想到其滬上時期的日常散文。然而,《前座》如速寫手札般的筆記形制,則異於張氏戰時散文以第一人稱的“流言”體式對家常景象民胞物與式的體貼情懷,⁶⁹卻是以主語闕無與短語字詞的零碎拚組,展現該文既非直抒胸臆的散文,亦非挖掘自我的私密日記,卻是類於張所謂的“小說化的筆記”——即寫作者(亦為文中敘述者)以距離化視角來觀照外在日常現象,並以粗陳略寫的簡約筆鋒,將對象與發生事件記寫為如剪輯下來的畫面切片。而張愛玲這種採取零碎數言來記述生活偶然小事的迷你寫作,即與傳統筆記善以微小篇幅、簡潔扼要的筆觸來捕捉現實裏的散落即景與平凡逸趣,⁷⁰頗為對應。且耐人尋味的是,張在筆記裏使用的類文言表述,又其多以字詞的羅列拼組來取代說明性的直述,更體現其“小說化的筆記”宛如由中、英語碼互為切換(code switching)⁷¹與組裝而成的精鍊散文詩。

除了《前座》,張愛玲在《筆記簿》裏記寫出外軼事的其他筆記,亦以點狀般的零碎字詞來印象式地捕捉眼前即景,使其“小說化的筆記”仿如蒙太奇(montage)影像的文字化身。如在一則以“街”為開頭的筆記裏,⁷²張便僅以四行篇幅來側寫日常街頭的嬉皮(Hippy、Hippie)文化。⁷³該文起始,張即簡列“街,bus stop,青年男女一對”來簡要勾勒事件發生語境。而後,羅列標示性詞

69 黃心村撰,胡靜譯:《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頁150—153、173—175。

70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頁30—34。

71 金安娜(Olga Anokhina):《以文本生成學方法研究具多語能力的作家》,《中山人文學報》第37期(2014年7月),頁1—16。

72 馮晞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173。

73 嬉皮,指1960至70年代興盛於美國舊金山地區的文化現象。參Josh Sides, *Erotic City: Sexual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an Francisc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張愛玲自1970年代定居洛杉磯一帶,故筆者推測其對嬉皮者的寫作筆記,或出於此時期。參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臺北:大地出版社,1996年),頁179—182。

眼來白描眼前男女外形特徵（諸如“Gorky type Russian”⁷⁴、“romantic looking”、“頗髒”、“短 zippers 上衣”、“緊袴”、“小花紗 blouse”等），當中以簡潔扼要的中、英字詞語碼，描勒出嬉皮者前衛激放如早期共產文人，又其具波希米亞氣質而浪蕩叛逆的公眾形象。其後，張續以旁觀視角來描寫嬉皮者的動態舉止：“搖擺 occasional sexy bumps, 女間或反手拍他的 buttock, possessive.”此句式，無論是漢字的“搖擺”所具象化嬉皮者身體擺蕩的輕挑姿態，或是“buttock”指涉的後側臀部，皆可見張以精簡利落的單詞語碼，扼要地勾描出眼前嬉皮男、女之扭腰擺臀、肉體親狹的身體語言中流露的性解放訴求。

延續著側錄鏡頭般的白描筆觸，張愛玲在《街》的後段，再將視點移至旁觀人等：“negro 婦忽 nudge me, chin 指二人，忽大聲吃吃笑”。其中，張同樣以字詞的拚組與轉品修辭，描勒出黑人婦女從旁觀察、以肘輕推並輕抬下巴示意的戲嘲反應，而簡言數語中，勾描的既是旁觀者見狀取樂的態度，亦突顯社會大眾對嬉皮者的側目。尤引人注意的是，張再以括號添加上不合正規語法的附屬句：“(all against drab 荒涼 background 傍晚，大藥房前)”——其中，“all against”的牴觸之義與“background”指涉的街景，不僅帶出敘述者小我對映於街邊“大藥房”的人、景疏離，又“荒涼”突顯的淒清之感，亦使此句在描勒敘述者視線由聚焦眼前人事所延伸至暮色遙望，隱約地暗示了敘述者宛如遭逢時空錯覺而置身“荒涼”境地的異鄉之感。最後，張再返回眼前人事，以記寫“男女端麗，目稍 hard, calculating, 披長黑髮, Latin looking, 三人皆 smart”作結——文句同樣簡略，然“端麗”、“calculating”與“smart”等詞，亦扼要地呈顯出嬉皮者走在浪潮尖端的機敏、卻又引人不適/快的鋒芒顯露。⁷⁵

承上可見，對於嬉皮此引人注目的時代現象，張愛玲原可就其大做文章；

74 高爾基 (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 1968—1936)，即筆名馬克西姆·高爾基 (Maxim Gorky) 的俄國社會主義作家。

75 “calculating”指精明的、有心機的、狡儻的，具負面意涵，呼應“smart”指時髦與機敏，但該詞作動詞用則表銳利般的痛感，可引申指對象引人不快或憤怒，指對方仗小聰明而沒大沒小、不懂規矩與無禮的。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smart>, 2023年2月1日訪問。

但她在《街》裏，則僅用簡略的筆觸來白描嬉皮者的外樣貌，並以零星文字來擷攝對象局部特徵，從而展現其碎片化筆觸具有“時間零”效果的詩性紀實韻味。⁷⁶ 換言之，在張的外出筆記裏，其記事重心為壓縮在眼前事件引人關注的片刻（即絕對時間），現實在其筆下因而化約為斷片般的即景，而每一即景排除了明確的因果邏輯、故事線索與意義的建構，而是以被如實白描的純粹、簡約與明澄而自顯其無法被言傳、只能被意會的即時景狀與情境氛圍。

在另一篇以“Fed of poverty”為開頭的筆記裏，張愛玲亦以夾雜英文而節約精鍊的類文言表述，將其眼前觀察到的現實景象，記寫為瞬間感知的即景印象，使社會風景在其筆下化約為如一鱗半爪的零碎剪影：

Fed of poverty when taking wrong subway——忽稀稀朗朗只坐數人，旁一 good-looking man（“似 Mr. Candid camera”光頭和悅扁面）低頭納入胸前僵僵坐……，粉紅脖上，crew-cut 長出一頭白毛。穿半新 zip 呢短大衣，下白袴，亦不窮，而與對過一胖子皆僵僵失意狀。盹？又似 St. E. Hosp. negro 病人。初見白人如此。久之，白毛忽 wriggle 一足出皮 slipper，白襪，as if 舒舒腳。旋見數鈔票（似一元）。藏彼，酒鬼恐人 roll。遠遠坐一大胖女。男二 negroes。忽 conductor 開門叱“*No smoking when the train is moving!*”何以 Cambridge 便不叱？……發現貧窮氣息時，火車突一聲汽笛，更刺耳鑽心。旋馳至奇奇怪怪破爛 yards，半 open air，半 station 內，又見 stage backdrop 式之斑剝鱗狀 frame(?) bldg. 如淡紫石 cliff。而火車更作怪聲，咕咕唧唧 squeeze 聲，喘嗥聲，如 horrified。⁷⁷

從上以見，張愛玲的這則筆記主語闕無，加之中、英混語的零碎行文，使其乍看下頗為雜亂、可讀性欠佳；然細觀之，張在該文中雖未詳述眼前事件全貌，

76 參論者指後現代主義作家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1923—1985) 將世界視為斷裂與破碎的存在，其寫作多以戲仿、改寫與拼貼等來顛覆線性時間與必然律制約。陳培浩：《〈看不見的城市〉中“時間零”的小說藝術》，《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頁92—95。

77 馮晞乾：《外篇·張愛玲神秘的筆記簿》，《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頁174—175。

但其藉由碎片式的字句，則出人意料地勾描出分雜沓來的現實景狀觸動其五感印象的凝縮片刻。如張在首行以“Fed of poverty”⁷⁸與“taking wrong subway”約略點出事件背景，而前者指涉的經濟弱勢與後者指的搭錯車，已帶出該則記事所籠罩於貧窮與迷路（lost，亦暗指迷失）的主題。其後，張續以簡略筆觸，勾勒描寫入座後所見寥落低迷的車內景象與鄰座男子：既以“good-looking”、“似 Mr. Candid camera”⁷⁹暗示對方長相不俗、酷似電視名人的白人中產菁英氣質，卻亦以“僵僵”、“盹”與借代指稱（“粉紅脖”、“白毛”）等，側寫該男子的反差舉止所隱含美國社會之經濟不等、種族偏見與階級落差等訊息。

後續，張愛玲再以“初見白人如此”，以“初”表示的驚愕之感，帶出白人男子舉動所牽引出美國都會治安危機與城內地區差等的現象。而延續著對周遭即景的印象式捕捉，張既以“白毛”數鈔票引發其視線警戒，進而就城市犯罪之疑恐提防（“藏彼，酒鬼恐人 roll”、“遠遠坐一大胖女。男二 negroes”）；後以“忽”為轉折，再以車掌“叱”聲帶來的聽覺震撼與象徵權威暴力的音響化，合以“發現貧窮氣息”來暗寫氣味通感連結的階級劃分，含蓄地將地鐵車內的寥落之狀，再現為帶來感官衝擊震撼的視、聽與嗅覺經驗。⁸⁰ 如其後，張續寫“火車突一聲汽笛，更刺耳鑽心”，突出尖銳笛聲刺戳劃破車內寂靜之音頻與列車“旋馳”挑動神經之刺激，並羅列漢字意符來勾勒窗外貧民窟碎如殘石/蝕乍現，再透過字碼類疊與雙聲，形象化地再現貧民窟地景之畸形交錯、險象環生的邊緣生活。最後，再藉“斑剝鱗狀”、“咕唧”、“喘嗶”、“squeeze”與“horrified”等富含形、聲暗示等字詞，既摹寫列車與鐵軌道摩擦擠壓之狀，更喻寫其搭車過程宛如一場驚心動魄的感官歷險記，讓其不僅見證到（witness）車內乘者位處經濟弱勢所承載的生活重壓與社會偏見，且張在這段乘車經驗裏感到的驚懼疑

78 “Fed of poverty”，應為“Federation of poverty”簡稱，字面直翻為“貧困組織”，應指美國聯邦系統對經濟弱勢者的救濟組織。

79 “Mr. Candid camera”應指亞倫·方特（Allen Albert Funt, 1914—1999），其為美國 1940 年代末到 80 年代起一檔以隱藏攝影機拍攝真人秀節目“Candid Camera”的製作人與主持人。

80 參論者指五感經驗不僅是個人的，而是連結社會體制與歷史進程，並體現在社會分類、教養區判、文化認同與階層差異等。Gale Largey and David Watson, “Sociology of Odo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6 (1972), pp. 1021 – 1034.

恐,更折射其自身亦如這些乘客的鏡像,即雙方皆如失落的局外人(outsider)而遊走在暗影叢生的城市迷宮。⁸¹

綜上所論,張愛玲在其外出筆記裏,展現了以字少意繁的碎片式書寫,所帶來別具意象感的片段紀實寫作。細言之,對於周遭事件的記寫敘述當中,張愛玲多使用濃縮約簡的非完整字句來勾勒對象外在之片刻顯影,使其所記如意識的攝影對象,有如接近後現代主義者主張排除意識形態干擾而傾向瞬間發現的純粹寫實。⁸² 此外,張筆下那類文言的簡約敘述,亦展現其節斂收制的筆觸所回應傳統筆記的“性簡素”精神——即其揚棄直白清楚的說明式敘述,而以簡略的斷片字句來再現日常剪影中蘊藉的人類經驗實相,從而映照出其以未言明的留白字句來將“客觀人生世象”⁸³微縮於平凡小事,在在體現張愛玲看似零碎的記事筆記,不僅是言淺意深的字字珠璣,亦折射其精微的語言藝術所飽含著對周遭“小事”之細微感知與其內心的“波瀾”震蕩。⁸⁴

五、結 論

談論到近現代上海文人陳定山(1897—1987)時,論者曾指出,陳氏善寫掌故軼聞、舊小說與野史性質的雜述,可追溯至“筆記小說”的傳統;論者並認為,陳氏此類寫作和詩文為主的古代正統文學相比,不僅為邊緣的“小”存在,且陳氏的文言寫作,亦較五四以降的白話新文學軌範,映顯其自外時代趨勢的“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性質。然而在論者看來,正是陳氏此種以“小文學”為特點的寫作實踐,不僅顯示其“在大時代精心雕琢小文學”的獨樹一格,且陳氏雜糅古、今的筆記書寫,並可謂“以舊翻新”而展現顛覆既有語言成規的創造性

81 從張在筆記裏的“St. E. Hosp.”(或指“St. Elizabeth’s Medical Center”)與“何以 Cambridge 便不叱?”等研判,其所指應為波士頓市區與劍橋市一帶。

82 惠天羽:《羅蘭·巴爾特論俳句——從片段式書寫通向倫理詩學視域下的中性寫作》,《當代外國文學》2020年第1期,頁138。

83 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頁348。

84 張愛玲:《惘然記》,《惘然記:散文集二·一九五〇~八〇年代》,頁203。

意義。⁸⁵

據論者對陳氏“小文學”寫作的詮釋觀點，本文認為，張愛玲的《筆記簿》亦可由“小文學”的視角予以重勘。如從創作屬性來論，張的《筆記簿》本為未公開與非正式的寫作遺物，故為“小”（即次要的、無關大局的、用途卑小的）。而在書寫形式上，《筆記簿》內容駁雜與敘述零絮細瑣，亦顯其逸離完整格局而偏狹微“小”（即細瑣的、零亂的與不統一的）的筆觸特徵。此外，張在《筆記簿》裏夾雜類文言與單詞短句的中、英混語書寫，亦顯示其筆記寫作不合正規文法、可讀性欠佳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學範式外的種種不合時宜（outmoded），而此亦呼應“小”文學歷來多被視為不倫不類與不為人歡迎的邊緣性質。

然而，通過觀照張愛玲的筆記寫作與傳統筆記體的聯繫線索，本文則發現張愛玲在《筆記簿》的“小”寫作潛蘊的“小文學”價值。本文首先由張的散文《談看書》為切入點，分析張對清代《閱微草堂筆記》的閱讀評見，展現她洞察到傳統筆記以簡是尚的敘述特性。其後，選讀張的新聞摘抄與日常記事筆記，探勘張愛玲以中、英語碼的混語書寫，反映了她將當代新聞的白話直述報導體，轉製為精簡含蓄的類文言筆記體；且張對出外見聞的雙語迷你筆記，並可見其以高度節斂與片段式的寫作方式，來對置身的美國社會提出另類的印象式紀實。

整體來說，通過探蹟《筆記簿》，本文發掘張愛玲此本名不見經傳的寫作遺物，不僅記錄下她赴美後就生活經歷的微觀發見，且該簿與傳統筆記體牽引出的“小文學”線索，更體現寓美後的張愛玲由召喚中國古典文藝記憶，以此對置身的異域/語社會，提出她那別具“把我包括在外”⁸⁶的文字見證。是以，如從“小文學”的視角來觀照《筆記簿》如殘餘碎片而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寫作，可見該簿實乃張愛玲焙煉書寫技藝的文字碎玉，當中閃現著其自外主流而引人

85 黃心村：《舊聞新語話春申：陳定山的上海與台北》，《臺灣文學學報》第24期（2014年6月），頁4、8、14—16。

86 王德威：《“把我包括在外”：張愛玲與治外法權》，林幸謙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頁37—50。

好奇窺探的筆觸風采。故以《筆記簿》為對象,本文探勘到張氏此部未發表的寫作遺跡具有如寶藏般的小文學價值,亦冀以日後更進一步挖鑿出該簿與中國古典文學存在更多聯繫線索的文字密碼。

(作者:臺灣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附 錄

段落	張愛玲《殺妻案》
一	<p>Siu Wai-Sheung(慧生?)矮,父 cantonese 富官,十一喪大母,令管家。姊妹共 20 人。Boston <u>U</u> grad。日記 in <u>Eng</u> 二三日內 fell in love (25, he Dr. of law, 亦官子。£ 400 開 <u>acc't</u>, N.Y. drew out £ 390, 另存……女方調查, <u>acc't</u> in every bank) 10-10: “He is very good-looking & has <u>v</u> pleasant manners & seems quite <u>dif</u> other boys. I became quite interested. 10-11: ... I am very much in love now ...10-12: ... I think he loves me ... 七月內婚: 5-12 ... This is my <u>wed.</u> day. The <u>wed.</u> was beautiful but I felt so lonely for him all morning ... I wept on my way to the hairdressers <u>pl.</u> in 5th <u>Av.</u> ... 5-14: ... stayed at the Penn Hotel for 2 nights now. I love my husband very much ...” <u>Consul-g'l</u> best man.</p>
二	<p>World tour: US, Canada, <u>Soct.</u> Eng lake <u>d.</u> (... China) 40 <u>yrs</u> no murder, Cumberland, shower, 恰一隣城 detective Pendlebury holidaying: “What a lovely place for a murder” to wife. 11/2 <u>hr</u> later saw tall young <u>Ch.</u> Walk quickly up <u>rd</u> by Grange bridge, camera sling shoulder. Back at hotel, Dr Miao (廖仲義) to 女主人 Miss Crossley: “Wife to Keswick buy warm underclothes. Back for tea” 6 p.m. worried. 9, wants to phone police.</p>
三	<p><u>P.</u> at <u>tavern.</u> Farmer: “Saw woman lying in woods under umbrella this eve. Funny—in rain.” <u>P</u> back in woods. Lying on back, string knotted tight, under ear, around throat, legs sprawled, clothes disarranged 似姦, brown umbrella cover face & upper body. Left hand: scratches 2 rings torn away.</p>
四	<p>11pm police 來 hotel, <u>M</u> in bed. “Your wife found strangled in a wood <u>nr</u> Grange Bridge.” “What? My wife—robbed & murdered?”—已 cautioned before giving this evidence. ∴ arrested. £ 4000 worth of bride’s jewelry. Jewel case in <u>M’s</u> bag. 2 diamond rings (hotel & guests noticed) 不在. <u>M:</u> she showing off jewels, ∴ ... Why I ...? In <u>Ch.</u> law I own her all jewelry. “In bed, ∴ bad cold—未云 robbed & murdered- rudely murdered.”</p>
五	<p>警醫: “pressure on string shows 人立她右, just behind her. No struggle. ∴ unless completely surprised her, known & trusted him. 立死, rolled down <u>sev. ft fr</u> flat rock—bruises, showed 先坐石上. String not jerked upward (& she 矮), ∴ murderer sitting almost alongside her.” Gloves neat beside body, hand <u>prob</u> 戴, 脫 to show rings. -camera: 6 films developed—Scot scenery. Spare roll in camera case—in spool, beneath 銀紙, wrapping 2rings, 正 fit her.</p>
六	<p>Why 殺? 日記: “Today the dr. gives me bad news.” US dr (over transatlantic phone): “告 never can have baby.” 不孝有三...</p>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王成軍：《紀實與紀虛——中西敘事文學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3年。
- 王慶華：《文言小說文類與史部相關敘事文類關係研究——“小說”在“雜史”、“傳記”、“雜家”之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 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臺北：大地出版社，1996年。
- 宋春陽：《實用新聞寫作概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撰，朱立元、陳克明譯：《比較文學影響論：誤讀圖示》。板橋：駱駝出版社，1992年。
- 紀昀撰，嚴文儒注譯：《新譯閱微草堂筆記》。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
- 泰瑞·伊果頓(Terry Eagleton)撰，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社，1999年。
- 袁進：《中國近代文學史》。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
- 康韻梅：《唐代小說承衍的敘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
- 張愛玲：《小團圓》。臺北：皇冠文化集團，2020年。
- 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臺北：皇冠出版社，2001年。
- 張愛玲：《惘然記：散文集二·一九五〇~八〇年代》。臺北：皇冠文化集團，2017年。
- 張愛玲撰，趙丕慧譯：《雷峰塔》。臺北：皇冠文化集團，2020年。
- 陳文新：《中國小說的譜系與文體型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新店：志一出版社，1995年。
- 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
- 馮晞乾：《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
- 黃心村撰，胡靜譯：《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

黃麗貞：《實用修辭學》。臺北：“國家”出版社，2004年。

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蒲松齡撰，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10年。

譚帆等著：《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二) 論文

也斯：《張愛玲的刻苦寫作與高危寫作》，沈雙編：《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81—98。

王平：《論文言小說的結構之道與結構之技》，《文藝美學研究》冊3，2004年第1期，頁1—10。

王德威：《“把我包括在外”：張愛玲與治外法權》，林幸謙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37—50。

王德威撰，王宇平譯：《雷峰塔下的張愛玲：〈雷峰塔〉、〈易經〉與“迴旋”、“衍生”的美學》，《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6期，頁74—87。

王慶華：《古代文類體系中“筆記”之內涵指稱——兼論近現代“筆記小說”概念的起源及推演》，《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頁99—104。

曲楠：《張看臺港：張愛玲“邊城”書寫中的“重返”與“重訪”》，《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4期，頁80—91。

何金蘭：《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之奠立及其發展》，《臺灣詩學學刊》第17期（2011年7月），頁7—27。

金安娜（Olga Anokhina）：《以文本生成學方法研究具多語能力的作家》，《中山人文學報》第37期（2014年7月），頁1—16。

張歡：《“事實性”的利用與“真實性”的表達：解讀〈小團圓〉兼論張愛玲》，林幸謙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383—414。

陳文新：《論漢魏六朝筆記小說的敘事風範》，《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3期，頁180—184。

陳建華：《論張愛玲的晚期風格》（中）、（下），《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1期、第3期，頁79—94、93—105。

陳培浩：《〈看不見的城市〉中“時間零”的小說藝術》，《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頁92—95。

惠天羽：《羅蘭·巴爾特論俳句——從片段式書寫通向倫理詩學視域下的中性寫作》，《當代外國文學》2020年第1期，頁135—142。

黃心村：《舊聞新語話春申：陳定山的上海與臺北》，《臺灣文學學報》第24期（2014年6月），

頁 1—29。

潘怡帆：《說一個聽(不)懂的故事：張愛玲〈相見歡〉裏的書寫實驗》，《中山人文學報》第 50 期(2021 年 1 月)，頁 55—80。

鍾希：《顯隱之間——從〈談看書〉看張愛玲後期寫作》，《華文文學》2015 年第 1 期，頁 71—81。

羅寧：《記錄見聞：中國文言小說寫作的原則與方法》，《文藝理論研究》2018 年第 5 期，頁 118—131。

(三) 報刊

《攜女友旅社幽會，小香皂春光外洩》，《聯合報》1981 年 5 月 26 日，第 3 版。

二、外文

(一) 專書

Travers Humphreys, *A Book of Trials: Personal Recollection of an Excellent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3.

(二) 論文

Gale Largey and David Watson, "Sociology of Odo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6 (1972): pp. 1021 - 1034.

H. J. Lethbridge, "Two Chinese Domestic Murder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2 (1982): pp. 118 - 141.

(三) 網絡資源

"Miao Chung-yi," Murderpedia, <https://murderpedia.org/male.M/m/miao-chung-yi.htm>, 2022 年 4 月 27 日訪問。

"What is sexual exploitation, abuse and harassment," The UN Refugee Agency (UNHCR), <https://www.unhcr.org/what-is-sexual-exploitation-abuse-and-harassment.html>, 2022 年 7 月 10 日訪問。

The Secret Script: Exploring Eileen Chang's Literary Memento *Biji Bu*

Chao Chia-ch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takes a recently unearthed notebook written by Eileen Chang (1920 – 1995) as its primary research material. Serving as a personal literary artifact left by Chang, the notebook deserves attention for Chang's insightful remarks on literary creation. It further illuminates her “late” writing style, often regard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negative dialectics.” This essay, therefore, focuses on the comparability between Eileen Chang's “late” writing in her notebook and the *biji* gen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t begins by tracing Chang's response to the *Yuewei caotang biji* (*Jottings in the Thatched-Roof Abode of Observing Subtleties* by Ji Xiaolan) in her 1970s prose “On Reading,” highlighting that Chang revealed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the *biji* genre through her praise for this literary classic. The essay then delves into Chang's bilingual notes on contemporary newspaper reports, unveiling that she excerpted news articles and transformed them into a form akin to *biji*. Furthermore, it uncovers how Chang applied *biji* style to her episodic accounts of living experiences in American society. In short, this essay scrutinizes the parallel expression between Chang's script of notes and the *biji* genre, disclosing the nature of Chang's “late” writing and its conne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Eileen Chang, *biji* (Notes), On Reading, documentary, classical Chinese